

## 渔樵吟对

却说长安城外泾河岸边，有两个贤人：一个是渔翁，名唤张稍；一个是樵子，名唤李定。他两个是不登科的进士，能识字的山人。

一日，在长安城里，卖了肩上柴，货了篮中鲤，同入酒馆之中，吃了半酣，各携一瓶，顺泾河岸边，徐步而回。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去。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李定道：“张兄说得有理。但只是你那水秀，不如我的山青。”张稍道：“你山青不如我的水秀。有一《蝶恋花》词为证，词曰：

烟波万里扁舟小，静依孤篷，西施声音绕。  
涤虑洗心名利少，闲攀蓼穗蒹葭草。  
数点沙鸥堪乐道，柳岸芦湾，妻子同欢笑。  
一觉安眠风浪悄，无荣无辱无烦恼。”

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个《蝶恋花》词为证，词曰：

云林一段松花满，默听莺啼，巧舌如调管。  
红瘦绿肥春正暖，倏然夏至光阴转。  
又值秋来容易换，黄花香，堪供玩。  
迅速严冬如指拈，逍遥四季无人管。

渔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  
《鹧鸪天》为证：

仙乡云水足生涯，摆橹横舟便是家。  
活剖鲜鳞烹绿鳖，旋蒸紫蟹煮红虾。  
青芦笋，水荇芽，菱角鸡头更可夸。  
娇藕老莲芹叶嫩，慈菇茭白鸟英花。

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一  
《鹧鸪天》为证：

崔巍峻岭接天涯，草舍茅庵是我家。  
腌腊鸡鹅强蟹鳖，獐把兔鹿胜鱼虾。

香椿叶，黄楝芽，竹笋山茶更可夸。

紫李红桃梅杏熟，甜梨酸枣木樨花。

渔翁道：你山青真个不如我的水秀，又有《天仙子》一首：

一叶小舟随所寓，万迭烟波无恐惧。

垂钓撒网捉鲜鳞，没酱膩，偏有味，

老妻稚子团圆会。

鱼多又货长安市，换得香醪吃个醉。

蓑衣当被卧秋江，鼾鼾睡，

无忧虑，不恋人间荣与贵。

樵子道：你水秀还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天仙子》一首：

茆舍数椽山下盖，松竹梅兰真可爱。

穿林越岭觅干柴，没人怪，从我卖，

或少或多凭世界。

将钱沽酒随心快，瓦钵磁瓯殊自在。

穹菘醉了卧松阴，无挂碍，无利害，

不管人间兴与败。

渔翁道：李兄，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一《西江月》为证：

红蓼花繁映月，黄芦叶乱摇风。

碧天清远楚江空，牵搅一潭星动。

入网大鱼作队，吞钩小鰕成丛。

得来烹煮味偏浓，笑傲江湖打哄。

樵夫道：张兄，你水上还不如我山中的生意快活，亦有《西江月》为证：

败叶枯藤满路，破梢老竹盈山。

女萝干葛乱牵攀，折取收绳杀担。

虫蛀空心榆柳，风吹断头松楠。

采来堆积备冬寒，换酒换钱从俺。

渔翁道：你山中虽可比过，还不如我水秀的幽雅，  
有一《临江仙》为证：

潮落旋移孤艇去，夜深罢棹歌来。

蓑衣残月甚幽哉，宿鸥惊不起，

天际彩云开。

困卧芦洲无个事，三竿日上还捱。

随心尽意自安排，朝臣寒待漏，

争似我宽怀？

樵夫道：你水秀的幽雅，还不如我山青更幽雅，亦  
有《临江仙》可证：

苍径秋高拽斧去，晚凉抬担回来。

野花插鬓更奇哉，拨云寻路出，

待月叫门开。

稚子山妻欣笑接，草床木枕尚捱。

蒸梨炊黍旋铺排，瓮中新酿熟，

真个壮幽怀！

渔翁道：这都是我两个生意，贍身的勾当，你却没  
有我闲时节的好处，有诗为证，诗曰：

闲看天边白鹤飞，停舟溪畔掩苍扉。

倚篷教子搓钓线，罢棹同妻晒网围。

性定果然知浪静，身安自是觉风微。

绿蓑青笠随时着，胜挂朝中紫绶衣。

樵夫道：“你那闲时又不如我的闲时好也，亦有诗为证，诗曰：

闲观缥缈白云飞，独坐茅庵掩竹扉。

无事训儿开卷读，有时对客把棋围。

喜来策杖歌芳径，兴到携琴上翠微。

草履麻绦粗布被，心宽强似着罗衣。

张稍道：“李定，我两个真是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但散道词章，不为稀罕，且各联几句，看我们渔樵攀话何如？”李定道：张兄言之最妙，请兄先吟。

舟停绿水烟波内，家住深山旷野中。  
偏爱溪桥春水涨，最怜岩岫晓云蒙。  
龙门鲜鲤时烹煮，虫蛀干柴日燎烘。  
钓网多般堪赡老，担绳二事可容终。  
小舟仰卧观飞雁，草径斜尚听唳鸿。  
口舌场中无我分，是非海内少吾踪。  
溪边挂晒缯如锦，石上重磨斧似锋。  
秋月晖晖常独钓，春山寂寂没人逢。  
鱼多换酒同妻饮，柴剩沽壶共子丛。  
自唱自斟随放荡，长歌长叹任颠风。  
呼兄唤弟邀船伙，挈友携朋聚野翁。

行令猜拳频递盏，拆牌道字漫传钟。  
烹虾煮蟹朝朝乐，炒鸭毳鸡日日丰。  
愚妇煎茶情散诞，山妻造饭意从容。  
晓来举杖淘轻浪，日出担柴过大冲。  
雨后披蓑擒活鲤，风前弄斧伐枯松。  
潜踪避世妆痴蠢，隐姓埋名作哑聋。

张稍道：李兄，我才僭先起句，今到我兄，也先起一联，小弟亦当续之。

风月佯狂山野汉，江湖寄傲老余丁。  
清闲有分随潇洒，口舌无闻喜太平。  
月夜身眠茅屋稳，天昏体盖箬蓑轻。

忘情结识松梅友，乐意相交鸥鹭盟。  
名利心头无算计，干戈耳畔不闻声。  
随时一酌香醪酒，度日三餐野菜羹。  
两束柴薪为活计，一竿钓线是营生。  
闲呼稚子磨钢斧，静唤憨儿补旧缁。  
春到爱观杨柳绿，时融喜看荻芦青。  
夏天避暑修新竹，六月乘凉摘嫩菱。  
霜降鸡肥常日宰，重阳蟹壮及时烹。  
冬来日上还沉睡，数九天高自不蒸。  
八节山中随放性，四时湖里任陶情。  
采薪自有仙家兴，垂钓全无世俗形。  
门外野花香艳艳，船头绿水浪平平。

身安不说三公位，性定强如十里城。

十里城高防阍令，三公位显听宣声。

乐山乐水真是罕，谢天谢地谢神明。

且说泾河边上的渔樵问对，没曾想河里有一个巡水夜叉一直在狗仔队一样，躲在水里跟听呢。

就跟地上神按照不同的地气版图划分分管区域一样。却原来这河水也是按照河道不同，跟人间一样分省设府。中国过去每个朝代的官府设置，跟三界内其它时空层面的生灵、天人的官府设置是同步变化的，并非完全一样，但结构大体一样。天上的星象一变，三界内天地人的各个层面的运作机理就要调整变化了。新的规则运作之下，新的生命升降开始，人们思想中吃喝玩乐的想法都一起跟着调整。以前喜欢星象，“研究”每个朝代的天文志、

天官书、礼乐律、药方等等，就意外发现了这个规律。并且，每个朝代留下的文学作品，内在的气息也都有独特的各自朝代的味道。嗅觉灵敏的同学，我相信你仔细品品的话，一定能很容易的感触到。

每个地方的地气、山气都有所不同，到得每一个地方，情绪也跟着会感触到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些地方人的脑袋中，想法观念跟那地方的地气、山气、水气有关联。越是偏远偏僻的地方如云贵一些地方，这种感触应该是更加明显的。

这泾河之水不知怎么的奇怪气息，养育了一群脑袋发木的水族。这夜叉，估计是跟随两个沿着河边离城回家的渔樵老长时间了。前面一大堆闲云野鹤的话儿，他肯定

都听到耳朵里了，说不定正是听得津津有味儿，才一直粘乎乎的躲在河里跟着人家屁股后头。

但是您看到事情发展的突兀没有。这老哥儿俩，刚刚抒发完淡泊宁静知足长悠然的高尚情怀，突然就峰回路转的互相言语掐架起来了！他二人既各道词章，又相联诗句，行到那分路去处，躬身作别。张稍道：“李兄呵，途中保重！上山仔细看虎。假若有些凶险，正是‘明日街头少故人’！”李定闻言，大怒道：“你这厮惫懒！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么咒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既然本回开章就点出此二人乃是不登科的贤人，名利之外的上士，怎么这两人忽然就开始用实际行动驳斥作者对他们的赞誉了？自谦也没有这么种方式来自谦的吧……

然后俩人急躁噪的话头就引出了卜课卖卦的袁守诚，然后就吓跑了夜叉，惊动了泾河的龙王，事情终于越闹越大，结果导致这龙王送了小命。

当然我不认为这两人是故意说给夜叉听的，他俩还没有这能力。如果有这能力，估计也不需要买卦捕鱼了。我觉得他俩突然转换话题争执，一定是被上神操控的结果，天界上神已经意定要这泾河龙王伏法。你看那龙王前前后的思想行径，早已是一个性格乖张、喜欢打打杀杀的家伙了。

（选自《西游记》《西游漫注》）